

教师节——每年有个节日以自己的职业命名，何其幸也！并非每个职业都有此幸。喏，没有总统节没有CEO节没有商人节没有明星节，是吧？所以每年9月10日我都比较兴奋，即使血压上蹿下跳我也要喝上两杯，一杯金奖白兰地，一杯网红老白干。当然不至于喝醉——据我所知，教师节喝醉的教师鲜乎其有——喝罢乘兴提笔，写一篇教师节抒怀短文，自我欣赏完毕，投给校报等媒体祝贺同行教师节快乐！

但今年我就不再抒怀了，而说“私房话”、“秘话”——小声披露可能纯属私人性质的作为教师的快乐。

其一，显摆之乐。别的教师如何不敢妄议，我这个教师可是极有显摆欲的。你想，昨晚才读得的知识，今早一上课就能显摆出去，感觉多爽啊！例如一次夜半读一位喜欢的作家，读到谈日本文学那一章，而且谈得那么幽默好玩别具一格，不由得心中暗喜，赶紧打入脑海。翌日早上又在课堂上温习巩固一番，下车后三步并作两步直扑讲台。也巧，正是日本文学课讲日本文学特色，没讲几句我就把自己还没完全吃透的“拿来主义”的观点迫不及待地一吐为快。当然不至于傻傻地招供说其

教师节的“私房话”

林少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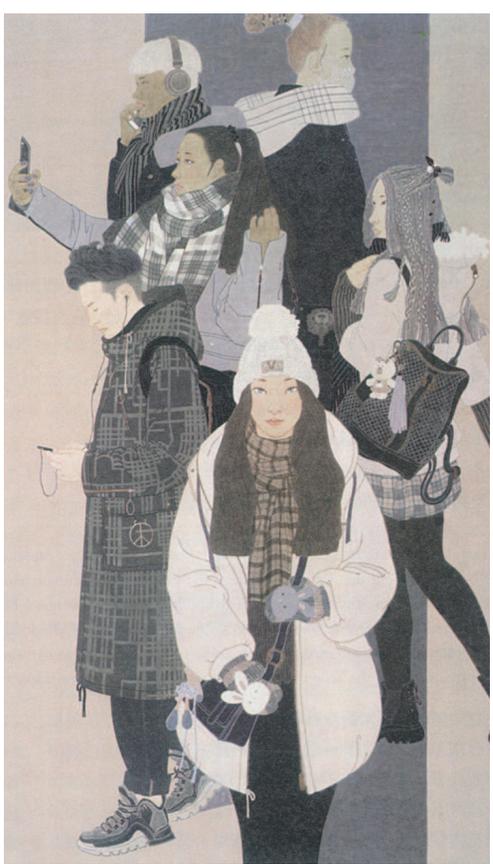
实俺也是昨晚才偶然碰上的，而装出素有研究成竹在胸的派头。于是十几个研究生傻傻地投来崇拜的目光——你说感觉不爽吗？假如讲台前没有摄像头那黑乎乎的大眼珠子正对着自己的嘴巴，没准笑出声来。讲罢趁热打铁，又以该作家与日本文艺为题涂抹了一篇讲稿，并且在读书会再度显摆一番。此其一，显摆之乐，“现炒现卖”之乐。若非教师，此乐何来。

其二，既然说到了目光，那么接着就说目光，目光相迎之乐。自不待言，讲课时倘有学生以崇拜或近似崇拜的目光注视自己，大凡教师心里都一定掀起快乐的浪花。于是文思泉涌，于是妙语连珠，于是如有神助，想不超常发挥也难。这样的快乐，实乃教师独有的快乐，花多少钱也买不到。何其快哉！

其三，青春幻觉之乐。教师还有一个大“红包”：成天跟年轻人在一起。老师会老，学

生不会老，本科生入学年方十八，研究生毕业不过二十五，大体如此定格。“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”，那么年轻人呢，势必年轻。至少幻觉年轻。而那是何等美妙的幻觉啊！何况真的年轻也未可知。是的，我已年近古稀，但若在二十米开外一眼望去，据说全然不像七旬老翁。老态龙钟，老气横秋，老奸巨猾，和我毫不相干。尤其讲座“互动”完了而年轻人忽一下子冲上讲台要我签名合影之时，那热辣辣的青春气息，涨鼓鼓的青春活力，水灵灵的青春眸子，真个如潮水一般刹那把我整个淹没——那分明是青春的潮水，淹没了我真实的年龄，淹没了我脸上的皱纹，淹没了我头上的白发，想不年轻都不可能，都不被允许。即使从会场出来，那股潮水也久久挥之不去，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昂首挺胸目视前方。借用村上式比喻，精力充沛得没准能一口气跑去月球背面。不错，俺还不老，还能和年轻人互通心曲打成一片，至少还能年轻人所需求，还能为年轻人提供些什么。

总之，此生此世，得为教师，其乐何如，其幸何如！幸甚至哉，放言“秘话”。恕我重复，来生来世，还当老师。就这么定了！



盛世青春 (中国画) 臧玉琴

自从在电视剧《亮剑》中成功出演了“李云龙”这一角色，李幼斌身上所传达的“亮剑精神”也总是被人津津乐道，事实上，这些年，李幼斌认真地演戏，低调踏实地做人，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向流量明星的乱象“亮剑”。

有一次，李幼斌跟着电影《斩毒》剧组来上海做宣传。据说最初剧组找到李幼斌的时候，剧本其实还没有完成，但他还是被缉毒刑警的精神所吸引，片中人物的命运走向相当揪心，于是一拍即合，当场答应要来参演，并和导演说，“我们一定要把剧本做到极致。”导演说，李幼斌和剧组一起坐火车来的上海，四五个小时的车程，老李和剧组一直围坐在餐车的桌前，桌子上铺满了剧本的纸头，大家一场一场精雕细琢。

除了在幕后李幼斌尽心尽力，在片场他也展现了一位老演员的敬业精神。由于当时那部缉毒题材影片，要汇集枪战、卧底、警匪等多重元素，60多岁的李幼斌说自己虽然岁数大了，身手不敏捷了，但是总体上还行，基本简单的动作戏我还是能来两下的。那是他第一次扮演缉毒刑警，他说自己除了演员的身份之外，还是一名军人，在他看

一个晴朗而温馨的午后。读完了俞果的新著《纸上烟霞》，欣然。这是一册散文集，凡四十七篇，先前均在网络公号上刊发问世，阅读点击量以几十万上百万计。

篇幅精悍，文章短小，或观物或访友或触景生情或引经据典，嬉笑怒骂皆成文章，上下五千年，纵横八万里，天马行空挥洒自如，每文虽仅千余字，却也包罗万象，缓缓读来，荡气回肠，当浮一大白。

掩卷案头，浮想联翩，恍惚间眼前似有一座雕塑冉冉升腾——乃罗丹大师的个人艺术里程碑《思想者》。是的，思想者原本因思想而孤独，孤独者从来不会因孤独而思想。

遥想当年，雄姿英发，正青春年少，谈笑间，一时多少豪杰。我与俞果的人生交集，始自一艘长江游轮，缘于“上海市振兴中华读书活动标兵人物”的采风游，彼此神交于今已是四十余载，若非前世五百年的修为，焉能得遇此缘？其时我等均是沪上厂矿企业莘莘学子业余读书人，

颇多舞文弄墨者，大都为文化文学艺术一道，唯俞果独树一帜，竟然创立“特殊人才学说”，在新华通讯社主办的《瞭望》杂志上刊发专访，一时名动四海，赞

匠心结晶，字字珠玑。怎不令人长相思，那一轴水墨图，斜风细雨迷茫处，一蓑一笠一扁舟，一人独钓一江雪，几多诗情几多画意蘸春水，绘就一卷纸上烟霞。依稀可辨，俞果或为画中人。

俞果此次重出江湖的写作宗旨为：只关风月，不关风云。仅此一言，即可觅得其江湖已深，阅历不浅。是的，赢得生前身后名，可怜白发生。不再是“少年不识愁滋味，爱上层楼，爱上层楼，为赋新词强说愁”的青涩雏儿，也不再是“而今识尽愁滋味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，却道天凉好个秋”的禁烟岁月，书中所述，皆为沧海桑田如烟往事，不管来自史书典册，无论取自民间野老，抑或采自亲身经历，凡肺腑言，凡心声，凡一事无考据，无一字无渊源，却又偏偏不干风云事。这下的又是何等功夫，呈现的又是何等功力？

创立学说，自古而今，天下几人可为？大丈夫扬名立万，至此一役，夫复何求？况且已是人到黄昏。俞果兄台豪气丝毫不输老骥伏枥的东坡先生，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左牵黄，右擎苍，锦帽貂裘，千骑卷平冈”，硬是于疫情期，自2020年3月28日始，以每天一文速度拼搏两月有余，迄今在网络共发表了140篇文章，计25万

零下30摄氏度的严寒拍摄达两个月之久。

李幼斌是国家一级演员，也是全国劳动模范，他在生活中十分低调，虽然有众多出圈角色，但他并不热衷于参加综艺和蹭热点。面对娱乐圈的乱象，李幼斌也敢于公开亮剑、仗义执言，网友们也是纷纷赞同和支持，甚至有网友留言称：“对付这些乱象，记得让二营长带上意大利炮！”李幼斌无疑是年轻影视演员的榜样：如何保持谦逊、正直、上进的品质；如何为戏拼命，而不是为名圈利。

“对于年轻演员来说，爱国主义教育是最要命的。”李幼斌针对演艺圈的阴阳合同、天价片酬、违背公序良俗、私生活混乱等一些违法失德现象，对采访的记者说。“他们要明白演员的使命是什么，演员要为国家服务，为民族服务，为人民服务。”——这是李幼斌的“演员观”。

这个特别的“台词进修班”来自上影演员剧团，班主任是达式常。

来军人和警察之间有区别，但不大，“我身边好多退伍军人到了地方做了警察，一身正气都是相通的。”

每一次，在新的剧组里，老李和一群“新生代面孔”搭档演戏，他经常会告诉年轻人，“我们那个时候做演员不太提演技，就是热爱这个工作。接到一个角色就要认真去演，争取能让观众觉得还行。”李幼

斌说演戏这个工作，他一做就是三十多年，“我1974年参加工作，那会儿大家都是努力工作的。”比起现在那些通过流量一夜爆红的明星来，李幼斌在演戏这条路上一直在默默耕耘着，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他从前拍摄的《死证》《他曾是她的妻子》《潮起潮落》等影片。他接到《亮剑》的本子，饰演男主角李云龙时，已经47岁了。也正是经过多年在演艺圈的摸爬滚打，演技才被锻造得精湛完美，之前积累的观众口碑也到了一个爆发的阶段。随后才有了《闯关东》大火。尽管当时他在观众中心人气正旺，在拍《闯关东》时，他也依然和剧组一起，冒着

孤独的思想者

管新生

为佼佼者。翻检昔时书刊，一册《特殊人才学论》赫然在目，系学林出版社1991年版，扉页留有亲笔题词：“管新生兄教正 俞果 92、11、2”。

那年那月，我等赠其美名曰：孤独的思想者。说来可怜，天下无二，我等队伍中再也没有第二位思想者与其结伴同行。

远了，当年景当年情：书生意气，思想升华凝巨著，至今犹闻鬼才说。华夏一脉，草蛇灰线，伏行千里，在理想的田野里永远收割着青春和梦想，在互联网时代绽放不一样的烟火。

近了，《纸上烟霞》：烹文煮字，句句觅来不寻常，行得万里路，阅得万卷书，



夹竹桃热闹了一夏，要过白露，才偃旗息鼓。

数年前，某些对植物学一知半解的媒体，披露了“夹竹桃有毒”的发现，遂有好事者，大加砍伐。殊不知世间毒物，有甚于是，而熟视无睹。好在如此一来，攀折者日少，安知非福？

少时居北方，夹竹桃却不是常见的花。水塔街养花的人家不少，我记得的，只任奶奶家有两株，一红一白，种在搪瓷盆里。任家的屋子在院首，夏天时，谁一进院子就见到它们，仿佛迎客松。

在南方，夹竹桃往往就是栽在路旁，无需人照料，茂盛得不透风，且高可数丈，称其为树似乎更准确。高速公路两侧，更是夹竹桃的当仁不让之领地，每隔数年，总须强剪，剪后突兀得很，但每一剪，则花愈繁。夹竹桃野生于伊朗、印度诸地，广植于热带。顾名思义，其叶如竹，其花如桃。这种命名的方法，于植物中甚为普遍。如葱兰，叶如葱，花如兰。但如果不知葱与兰，就全无意义。好在竹与桃吾国多见。

倘若论形象，夹竹桃的叶子确与竹似，但枝干一柔一刚，绝不相同，吾乡唤其柳桃，抓住了柔的特征，似更准确。但这一名字，却成为温度之外的另一个“利空”，谚云：前不栽桃，后不插柳。盖逃与溜，皆于积财有碍。两样东西，它都占全了。自古道：人急投亲，鸟急投林。但投得好不好，要看运气。我疑心，柳桃之名，是夹竹桃在北方较为少见的一个原因。

我种过两次夹竹桃，结局都很不幸。此花扦插易活，读中学的时候，我从任家讨了一截，生在汽水瓶里，瓶口用黄泥封了，不久，根须便生出来。我把它移到院子里，结果被父亲拔出来丢掉了，理由就是那两句顺口溜。虽然有些悻悻，却也没有太伤心。毕竟等它真的开花，都不知道自己长多了大。第一次是往虹桥时，如旧法，培了一株，种在楼下公共花坛，没几天，神秘失踪，不必劳烦福尔摩斯，一定是既为毒草，人人得而诛之。

夹竹桃岂知人事？

诗人泰戈尔的剧本，读者不多，似乎亦未见搬演。有一部《红夹竹桃》，是一个不大懂的爱情故事。泰翁剧作的语言，仿佛诗句，典型的浪漫主义风格，郭沫若氏早期历史剧庶几近之。剧本一开始，便是一个金矿的矿工以红夹竹桃奉女主人公南提妮，她喜欢这个花，她的恋人也以此称呼她。热烈的红色夹竹桃在剧中数次出现，成了爱与火的象征。我的这本《泰戈尔剧本集》是1958年出版的，扉页上面有译者冯金辛的签名，也算是难得的收藏。

中国作家似乎没有谁作过夹竹桃赋之类，藏书家周越然氏在他的《六十回忆》的自序里写道：“评论大家，或将以‘夹竹桃’之名，讥我的书。但我幼时不学，长入‘异’途，文既不文，白又不白——桃不成桃，竹不成竹——恐怕还不能接受这个雅俗兼具的花名。”周氏1962年即辞世，来不及知道夹竹桃成为毒草之新闻，否则断不会以此自嘲自况。历史往往如此，欣逢盛世，周越然著作亦重见天日，或辑其佚文，名之《夹竹桃集》。

夹竹桃开，逢暑天，人伏更盛，据我的观察，白者花期长，红者花期短，但都反反复复，花谢花开，不知疲倦。某年夏天，有欧洲行，卢浮宫出来，艳阳下，一株白心花的夹竹桃明媚地开着，那一刻，我竟想起上海葱葱郁郁的夹竹桃了。

言。俞果原为报社记者编辑，写学生涯三十又三载，可谓操作熟练，雄风长存。

其实，“孤独”的思想并不孤独。他自有他的作品陪伴左右走天涯，自有他的作品与之深情对话互诉衷肠，自有他的作品

我站着，挺好

崔立

都不会坐下来，只静静地站在小男孩的身边，稳稳地靠住他。

那次，地铁徐徐开动的车厢里，多出许多空座。我终是没忍住，问老人，空位有多的，你怎么不坐？老人看我一眼，忽然笑着说，你们年轻人上班也辛苦，座位留给你们更好。又说，这个孩子，读书也辛苦，每天一大早要去上学，晚上作业又这么多，每天的睡觉时间都不够，只能让他坐在座位上多睡一会。老人似不无歉意地说了句。

我说，其实你也辛苦，一大早送孩子，地铁上摇摇晃晃的，反正座位多，你可以坐一会的。

老人说，我站着，也挺好。

